

浩海

——马文瑞与改革开放

忽培元



委书记,你这个年轻人真不错,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。什么是本事,这就叫本事。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、顶得住,这才叫本事。还有你这个支部书记也应当表扬。群众没房子住,你们把大队的办公室腾出来让十几户无家可归的社员居住,并且还通过互助解决了被褥和食物,这个做法很好,体现了集体的互助精神。这样的村党支部才是群众拥护的,才体现出了战斗堡垒作用。”

群众听得热烈地鼓起掌来。马文瑞接着讲道:“基层党组织的作用,更要体现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,这样的紧要关头,群众看党员,党员看支部,盼望我们党组织设法来解决大家的困难。这样的关头,也正是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接受考验的时候,你们北星大队的党支部经受住了考验,因此,我首先要表扬你这个支部书记。”

群众热烈由衷的掌声就是一种最珍贵的奖状。记者的笔头和镜头,很自然地就被引向了基层干部和群众。马文瑞做群众工作的领导艺术,由此可见一斑。按照马文瑞的要求,那天的午餐和晚餐,是在路旁和车上吃的干粮。马文瑞同年轻的同志们一样,喝着山泉水,啃着冷馒头,脸上始终带着欣慰的笑容。为什么他会笑呢?他对当地的救灾工作是满意的,同时也由此重新体验到了战争年月里同群众同甘共苦、风雨同舟的情景。

当天,由灾区返回宝鸡市区,已是深夜。马文瑞对随行的宝鸡市委第一书记韦明海和副书记赵文举说:“抗洪抢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,要很快转向安排好群众生活,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上来。要号召向北星大队党支部学习,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,灾区群众情绪稳定,战胜灾害信心十足,其根本原因就是党组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,只有这样,人民才相信党,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。我们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群众,解决好群众的吃饭、穿衣、住房、治病、交通等一切具体的实际问题,做到不让一个人受饿,不让一个人挨冻。特别是秦岭山区,天气冷得早,群众御寒衣物更要提早准备,省里民政厅要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络,解决棉衣棉裤。”

在马文瑞的亲自安排和督促下,26万套冬装很快运到了灾区,在天冷前全部发到灾民手中。

1.“历史污点”

钟雨清伫立在七星河中学门口,不住向西眺望。江南难得下雪,一放学,学生们都欢呼着冲出校门。雪片纷纷扬扬,落了钟雨清一身。两个女教师——乔寄虹和肖慧嘉——停下自行车问:“长号,等女朋友啊?”

“长号”是钟雨清的绰号。他喜欢吹长号。这种乐器乡下没多少人见过,当他第一次吹奏时,许多人都说不上它的名儿。钟雨清那次吹的是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《女战士舞》,那么高亢脆亮,简直跟广播里的一样。众人惊奇得不行,“长号”于是成了他的绰号。

钟雨清说:“哪里,在等我妹妹呢。”他说着往西一指:逶迤的田野小路上,走来一个撑伞的少女,她脖间的围巾红得醒目,像雪天里跳着的一团火。一眨眼工夫,少女就呵着热气,站在了钟雨清面前。

乔寄虹的目光一直跟着这少女。少女梳着马尾辫,额头平阔而白亮;在红围巾的映衬下,她的脸愈显得清润秀美。乔寄虹想:这兄妹真像,不仅脸型,目光的质地也很像,即使脸上不笑,那瞳仁深处也是笑着的。

肖慧慧也是第一次见到钟雨清的妹妹。她想:怪不得钟雨清常念叨他妹妹,原来她妹妹长得这么好看。

钟雨清对妹妹说:“楚妮,叫乔姐、肖姐。”少女抬起头顺从地叫道:“乔姐、肖姐。”乔寄虹说:“你妹妹真漂亮!听说她乒乓球打得特别好,是吗?”楚妮脸红红的,没有答话。钟雨清说:“她打过全省青少年冠军,现在还在练球呢。”

雪下得越来越大,像大片的鹅毛飘下来,没有寒意,反而充满了温馨。乔寄虹又看了楚妮几眼,满是欣赏与怜爱。她对这兄妹俩有些不舍,最后却对钟雨清说:“天这么冷,快带你妹妹去办公室吧,我和小肖回去了。”

肖慧慧跟乔寄虹一样,也一直看着楚妮;最后移开目光时,竟觉得自己跟钟雨清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。

雪下得更密了。钟雨清撑起伞,把一大半空间让给妹妹,两人缩着身子,肩靠肩走向办公室。办公室门口有个木牌,上面写着:语文

教研组。进门后,两人都笑着拍打对方身上的雪片,空气一下子变得暖暖的。

楚妮说:“哥,我们买辆自行车吧。出门就要走半天路,太累了。”

钟雨清喷了一声,说:“你又来了,现在是买车的时候吗?爸妈都还没有解放呢,每月只拿12元的生活费,哪来钱买车呢?”

楚妮一听哥哥说起这事,稚气的脸上便罩上一层阴云,嘴角的笑意一下子全消失了。她问:“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?那些人不依不饶的,又是审查又是劳改的,有完没完啊?”钟雨清说:“他们身上有污点,没办法。”钟楚妮随口问:“什么叫污点啊?”

钟雨清看了看妹妹,发现她又长高了,有了成年人的样子,就觉得家里有些事情也该让她知道了,于是告诉她:父亲被监督劳动,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,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医。

楚妮说:“可爸明明在解放军医院当医生啊。”钟雨清解释,父亲现在是解放军军医,解放前,他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,他所在的那支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打败了,他成了俘虏;那部队后来被改编成解放军,爸这才才了解放军的军医。

楚妮自言自语道:“解放军军医,那就是革命军人了,还说什么污点呢?”钟雨清又解释,那叫历史污点,一个人如果有了历史污点,就像白纸上沾墨水,一辈子也擦不净了。

楚妮的神情委顿起来,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张表格,说知青办让她去参加全县兵兵赛,要她填表,表上又是“家庭出身”,又是“父母有何重大政历问题”,让她头痛死了。她问哥:爸当过国民党军医的事要填吗?

钟雨清想了片刻,说不要填。可楚妮说,万一给人家查出来怎么办?钟雨清说不出话来。隔了一会儿,他狠狠下了决心,说:如果查出来,你就说是我哥叫我这样填的,有事叫他们来找我,我来担当好了!

楚妮看着钟雨清,满心佩服。她就希望哥有这种气概。她对钟雨清说,爸的事她今天明白了,可妈呢?哪些人为什么也揪住她不放呢?她也有历史污点吗?楚妮说着就落了泪。钟雨清别过脸,他不想看见眼泪。他心里藏着一个关于母亲的秘密。他想,如果楚妮知道这事,一定会更加受不了……

雪从一九七零年下起

彭瑞高



别让过度包装

迷失了方向……

拒绝
过度包装
科学消费 绿色消费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